

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

讀書劄記叢刊第二集

第三十五冊

俞樾劄記五種中

讀書劄記叢刊第二集

楊家駱編

第三十五冊

俞曲園讀書劄記五種清俞樾撰

中冊 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序一卷目錄一卷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序一卷目錄一卷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再版

讀書劄記叢刊
第二集

俞樾劄記五種 中冊

(全三冊) 基本定價 玖圓整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楊家駱
出版者：世界書局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三一〇一八
本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壹
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發行人：蕭宗謀
印刷者：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余於學無所得四十年來鑽研經義所得亦極麤瑣然生平誤述究以說經者爲多羣經平議外散見於第一樓叢書及曲園命樓兩種纂者益又不下數百條矣至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意在網羅舊聞逸事間及經義不足言治經也惟自主講浙江詁經精舍已逾二十載詳閱課卷及與門下士往復講論每有觸發隨筆記錄積久遂多去年夏右骸生瘍精力益衰故秋閒不至西湖於吳下寓廬閉門養疾遂將所記錄諸條又益以二百餘事編纂成書釐爲十六卷因此書之成適在茶香室三鈔成書之後故卽名之曰茶香室經說不知今之所說其稍勝於前乎抑或精神不及曩時疏舛更甚也余說經諸書王益吾祭酒刻 皇清經解續編采輯幾及大半此書則成於續編既定之後不及補入將來有刻 皇清經解三編者安知不又從隗始乎 國朝經術昌明巨儒輩出余願以此書爲後來者前馬也光緒十有四年春二月曲園居士書

茶香室經說目錄

第一卷

周易 二十二條

尚書 二十八條

第二卷

毛詩上 二十七條

第三卷

毛詩中 二十七條

第四卷

毛詩下 二十七條

第五卷

周禮上 三十三條

第六卷

周禮下 三十四條

第七卷

儀禮上 二十八條

第八卷

儀禮下 二十五條

第九卷

禮記 三十四條

春在堂全書

說一

第十卷

禮記三三十二條

第十一卷

禮記三三十二條

第十二卷

禮記四三十條

第十三卷

春秋公羊傳二十四條

春秋穀梁傳二十一條

第十四卷

左傳上四十條

第十五卷

左傳下三十九條

第十六卷

論語十九條

孟子十六條

爾雅二十二條

茶香室經說卷一

德清俞樾

周易

乾坤六爻當十二月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正義曰言天地自然之氣起於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藏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愚按乾卦六爻各當一月此有二說並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寶謂乾初九十一月九二十二月九三正月九四二月九五三月上九四月坤初六五月六二六月六三七月六四八月六五九月上六十月何妥謂乾初九十一月九二正月可以例推九三三月九四五月九五七月上九九月孔氏正義於九二爻下云諸儒以爲九二當太族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不得言與時偕極諸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閒是孔氏從干寶不從何妥然爻之取象不必與月相準如必與月相準則陰生於午是爲五月坤初六不當言履霜也且從干寶說則陽盡陰生而已從何妥說則陽盡復生勝宜諸

儒皆從何說也但集解於坤卦不引何妥說未知其說如何若以陰生于午則坤初六五月六二七月六三九
月六四十一月六五正月上六三月與乾交同月而陰
陽亂矣愚謂聖人扶陽抑陰陰雖生于午而退後一月
初六六月六二八月六三十月六四十二月六五二月
上六四月何氏之說必當如是可以補集解之所未備

一否臧凶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注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
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按如王
注則當改經文爲師出不以律矣義不可通宣十二年
左傳知莊子引此爻辭杜注曰否不也訓否爲不必周
易舊說下文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阮
氏校勘記曰補刊石經否作不此亦古義之幸存者此
爻之義言師出必以律若其不臧則凶矣不臧者不如
律也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二字卽釋經文
不臧二字王注誤以否臧爲對文致失其旨然亦因左
傳順成爲臧逆爲否二句似乎否與臧對不知左氏之
文猶云順成爲臧逆爲不臧下句省一臧字耳

素履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王注曰履道惡華故事乃无咎愚

春在堂全書

說一

按周禮履人有素履鄭注曰素履非純吉有凶去飾者
又曰祭祀而有素履散履者唯大祥時然則素履乃大
祥後所著非此經所當取象也素履爲像禮記中庸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注曰素皆讀爲像正義曰素鄉也
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愚謂中庸所言正合此爻之義素
履卽素位而行也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故傳
曰獨行願也獨行願卽無入而不自得也履卦六爻皆
有履字然皆以人之履之者言不以履言若素履是履
之色豈九五夬履是履之制乎

歸妹以祉

泰九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注曰女處尊位履中居
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
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
元吉也愚按王注辭繁而義晦不知所謂祉者王作何
解正義以祉福說之恐非王旨也此經雖連帝乙爲文
而歸妹以祉實與歸妹爻辭歸妹以娣歸妹以須一律
傳云以祉元吉文不備耳不得因傳文而讀帝乙歸妹
絕句也歸妹以祉若解作歸妹以福恐不成義釋文出

以社二字云音恥此社福之社廣韵六音有社字數里切福也轉也與恥字同音是其字也又云一音勑子反又音止此則廣韵未載疑卽讀爲止詩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帝乙歸妹以祉者帝乙歸妹以禮也後漢書荀爽傳引此經而說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是帝乙歸妹以禮乃古易說如此王注說爲高古恥引舊說而云不失其禮又云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則其訓社字固不以爲社福字矣否九四晴離社王以晴離福釋之而此注不見福字王氏之意可知孔疏未得其意

八月有凶

臨彖辭至于八月有凶王注曰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有凶也又引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稽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愚按何氏以周正言稽氏以夏正言二說皆有理蓋周易用周正固其所也而夏數得天則言陰陽消長仍用夏正亦其所也從周正則八月爲天山遯與臨旁通二陽生者變爲二陰生故凶也從夏正則八月爲風地觀與臨反對二陽

在下四陰在上者變爲四陰在下二陽在上矣故凶也至王氏虛言其理本不言爲何月正義謂是建申之月則以周正爲九月以夏正爲七月非八月也其卦爲天地否三陰三陽之卦與臨非旁通又非反對也可知其說之非矣正義又云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特戒之此亦不然惟臨之一卦八月有凶以周正言以夏正言均通餘卦不然復旁通之卦爲姤夏五月周七月也反對之卦爲剝夏九月周十一月也大壯旁通之卦爲觀夏八月周十月也反對之卦爲遯夏六月周八月也泰反對爲否旁通亦爲否夏七月周九月也無妄正周正皆八月者故八月有凶之文惟於臨卦言之可見聖經立言之精矣或謂彖辭文王所作周正未建何得以周正言不知周人建子乃幽之舊俗也說詳毛詩

賁亨小

賁彖辭賁亨小利有攸往王注曰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愚按此當以亨小絕句易象辭言小亨者二卦旅也巽也言亨小者亦二卦賁也賁濟也既濟亨小絕句明見釋文賁卦亨小絕句無見及者虞注亦以小利有

攸往違文不獨王注然矣愚謂此與既濟正同虞云既濟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然則賁卦泰上之乾二小亦以二言柔得中故亨小既濟然賁亦然矣自此經失其讀則亨小惟見於既濟一卦遂有以舊讀爲非者余前作羣經平議亦以亨小爲不辭未見及此也

象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事分剛上而文柔故小此分釋亨小二字也下云利有攸往天文也蓋利有攸往節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言是卽剛柔交錯之象故曰天文也又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則以卦德言之也自亨小失其讀象傳亦以小利有攸往連讀而天文也三字遂孤懸無屬於是有譏誼剛柔交錯四字者矣至象傳致端言賁亨不連小字此與既濟傳同正義謂從省是也

七日來復

復象辭七日來復王注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觀注之意亦用易緯六日七分義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言凡七日也愚按以

此說復卦之七日來復洵得矣但虞六二既濟六二並云勿逐七日得又隔何卦之六日七分乎今按易言七日實卽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自辛至丁凡七日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自丁至癸凡七日甲木克於辛金辛金歷七日爲丁火所克則甲木來復矣庚金克於丁火丁火歷七日爲癸水所克則庚金來復矣復卽得矣餘日皆然此七日來復七日得之義至爲明顯者也

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王注曰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羸己者也愚按王以罔爲羸罔此用舊說集解引虞曰羸爲罔是也但經意實不如此易緯稽覽圖曰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陽曰罔觀此可得此爻罔字之義猶曰小人用壯君子不用壯也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與應九四傳曰君子嘉遯小人否也一律罔卽否也否爲是否之否王彼注曰音臧否之否亦失其義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以不直爲罔用此經文法也

舊井无禽

井初六舊井无禽王注曰八井不見澤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愚著羣經平義謂井水至深禽無從取飲故不從王說而從干寶水禽之義今審思之則王說是也古之聖人皆生於北方故觀象繫辭皆是北方之事南方水鄉隨處有水禽鳥隨處可飲自無取乎井若北方則往往平原千里無一勺之水非飲於井禽鳥皆渴死矣井水至深禽得飲之者北方有井之處必剗木爲槽以桔槔取水灌注其中以飲牛馬而禽亦集而飲焉余驅車燕趙之郊每於飲馬之處見無數飛鳥翔集其間御者舉鞭一揮乃始散去王注所云井不潔治禽所不嚮自得其實崔憬謂禽古擒字近儒高郵王氏又破井爲阱並非經旨

來兌

兌六三來兌凶王注曰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侯者也愚按經言來兌注增求字疑王氏所據本正作求兌注云履非其位求說者也本無來字集解引虞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是古本作來兌後人據以改王本遂於注中增入來字耳非正而求說句仍無來字王之本文也尙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釋文云馬本作求此即求來形似致誤之證

匪夷所思

漢六四漢有匪夷所思王注曰處於卑順不可自專而爲散之任猶有丘虛匪夷之慮愚按如王注以漢有匪夷所思七字爲句殊不成義集解引虞注以匪夷所思四字爲句當從之此夷字卽豐九四過其夷主之夷王注曰得初以發夷主吉也正義曰據初過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過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過其夷主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句而四謂初爲夷今卽以說此卦夷亦謂初也初六六四二陰體敵故謂之夷初六居坎水之下六四則居互體艮中艮爲山則有丘矣故匪夷所思也

順以聽命也

需象傳需于血順以聽也愚按經云需于血出自穴王注曰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者也正義曰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命也是王孔所據傳文雖下有命字

以配祖考

豫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愚按配

上帝而謂之配祖者俱矣且祖考之配上帝亦其功德
目足以配之於作樂何與焉贊矣蓋薦之上帝是一事
配祖考又足一事薦者以樂薦之配者亦是以樂配之
无妄傳曰先王以茂對時釋文引馬曰對配也是對與
配義通彼傳對字訓配此傳配字應訓對以配祖考者
以對祖考也猶云對揚王休也作樂以象祖宗功德正
所以對揚祖宗之休美故曰以配祖考配卽對也

居德則忌

夬象傳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注曰夬者明法
而決斷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
明禁也愚按如王注則其所據本當作居德明忌禮記
禮運篇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曰則當爲明此傳
則字或亦明字之誤但集解引虞注曰乾爲德艮爲居
故居德則忌是古本固作則耳

慎之至也

繫辭上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可矣藉
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愚按太過象傳曰藉用白
茅柔在下也並無慎意王彼注曰以柔處下過而可以
无咎其唯慎乎蓋卽用此傳之義其實此傳所謂慎者
非謹慎之謂詩巧言篇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大懼

子慎無辜毛傳曰慎誠也此傳慎字亦當訓誠蓋有此
誠意則雖錯之地亦可況有白茅以藉之乎若作謹慎
解則與苟錯之地句不合矣下云慎斯術也以往釋文
曰慎一本作順然則慎斯術也之慎當作順不作慎與
此文初不相涉也

著龜

繫辭上傳莫大乎蓍龜愚按在易言易止宜言蓍乃兼
言龜者固由便文足句實則易之理固通乎龜也下文
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鄭注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是聖人畫卦本取法於龜文故卽灼龜以占吉
凶龜蓋從易而來也禮記祭義篇昔者聖人建陰陽天
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注曰易
官名是卜人亦謂之易也後世乃謂筮短龜長非篤論
矣

君子見幾而作

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愚按中論駁辨篇曰微子介於石不終日是此
爻以微子言不知所本疑此傳君子見幾而作漢時相
傳之本有作微子見幾而作者下文說復初九爻以顏
子爲說則此以微子爲說亦無不可宜表出之以存古

義

履和而至

繫辭下傳履和而至韓注曰和而能至故可履也不釋至字之義愚按此傳舉九卦之德皆以相反見義困窮而通其尤顯者也履和而至亦必一律至當讀從毛詩闡睢傳擊而有別之擊詩釋文曰擊本亦作驚音至是驚本字擊段字此作至者又以擊音至而卽通其字作至也尙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曰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此擊至聲近義通之證說文至部藝讀若擊亦其例矣履之爲卦說而應乎乾所謂和也而上天下澤又秩然不紊故曰履和而擊

至靜而德方

坤文言傳至靜而德方王注曰其德至靜德必方也正義曰地體不動是至靜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愚按王注順文爲說不詳何義正義以方正釋方字則非也方當讀爲旁尙書堯典其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是方與旁古字通說文上部旁溥也至靜而德旁言其體至靜而其德則至溥也旁與滂義亦相近說文水部滂沛也德旁猶德滂矣

駁馬

說卦傳乾爲駁馬正義引王虞注曰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然此馬世不恆有非乾所當取象集解本作駁引朱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然爾雅釋畜曰駟白駁則亦非具五色者世固無五色之馬也愚疑此文既有駁駁之異或傳寫有誤當作駁馬玉篇馬部駁音父牡馬也或古周易有作駁馬者故顧野王錄其字乎乾爲駁馬與坤爲子母牛正相配阮校勘記云石經駁字係磨改初刻當是駁字愚謂初刻安知非駁字乎

爲弓輪

說卦傳坎爲弓輪正義曰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愚按弓與輪二者非同類之物當云爲弓爲輪何以合而言之曰爲弓輪乎此弓疑非弓矢之弓謂車上之蓋弓也考工記輪人云弓長五尺謂之底輪又韜人云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弓輪同類故合言之曰爲弓輪

大壯則止

雜卦傳大壯則止韓注曰大正則小入止愚按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得從小人取義其說非也集解引虞曰大壯止陽陽故止然四陽方盛二陰何能止之其

說亦非也大壯所以爲止者蓋壯自有止義爾雅釋言疾齊壯也疾爲一義齊爲一義疾者疾速齊者整齊四陽盛長名之曰大壯取整齊之義非取疾速之義尚書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齊有止義也故曰大壯則止治國者先立其紀綱行軍者務嚴其紀律大壯之義也

尚書

寅寅出日

尚書堯典寅寅出日枚傳曰寅敬寅導愚按史記五帝紀作敬道日出下文寅餞納日史記作敬道日入是寅之訓敬固古文家舊義矣然竊謂非也使寅卽訓敬則上文敬授人時何不曰寅授人時乎下文敬致何不曰寅致乎今按月令正義引律歷志云引達於寅寅引也此經寅字當訓引不當訓敬寅寅出日謂日出時引而導之也寅餞納日謂日入時引而導之也枚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此固通論寅則餞亦導也爾雅釋詁曰餞進也進卽有導引之義故史公不別其爲寅爲餞而皆以道字易之也

師錫帝曰

堯典師錫帝曰枚傳訓師爲眾按下文兪曰伯禹作司

春在堂全書

說一

空兪曰垂哉兪曰益哉此不稱兪而稱師非書例也正義引鄭注以師爲諸侯之師此說得之皋陶謨篇州十有二師鄭注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鄭解堯典師字卽用此義正義非之曰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此說未達當時情事夫古史簡略語焉不詳堯以天下與人何等大事必非一堂之上一時之頃一言而決者明明揚側陋此一語非徒口說而已必且通行天下周咨博訪如今朝廷有大政事命督撫會議者然於是每一州由十二師下行千二百國千二百國詢謀兪同上之十二師乃由十二師而達於朝廷是謂師錫下文帝曰兪予聞此猶漢制所謂報聞也又曰如何此又命大臣集議也於是四岳又極稱舜以贊成之而禪議定矣古史數語中包無限情事僞傳不足知之又不知兪予聞三字乃報聞於外諸侯之師者解爲我亦聞之遂有眾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不獲已而言之真以小人度君子矣

或疑舜在側微天下萬國安能盡知之而皆舉舜乎不知此特以明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且亦當時行大政之通例其實萬國諸侯未必人人與議而每州十二師除

五

圻內得九十六人亦未必一無異議但從其多者而已
九十六人中雖有數人異議不害其為師錫也韓非子
曰堯欲傳天下於舜舜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
匹夫乎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此卽當
時諸侯之異議者使堯不周咨博訪此等語言何自而
來也周禮小司寇所謂詢立君者卽其遺意但堯時普
詢萬國周則止詢萬民耳

賓于四門

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枚傳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
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正義曰鄭以賓爲擯謂舜爲
上擯孔不爲擯者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
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愚按鄭說固非而
其文在納于大麓之前則猶未錄擯孔說亦非也大
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好惡地上所
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最謂堯使
舜賓于四門正用此禮蓋堯欲傳天下於舜則於舜無
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實公羊傳所謂爲人後者爲之
子也故使賓迎四方諸侯不獨使之練習天下之事而
轉位之意亦曉然明示天下矣

舜十有二州

堯典舜十有二州姚方輿傳曰舜始也禹治水之後舜
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愚按
爾雅釋文引鄭說亦同非臆造也然此事竊有所疑治
水之後九州大定何必紛更舊制創立新州如因地勢
遼闊不得不然此必禹治水歸言於帝舜而其制之乃
禹登王位仍復九州此何爲也夫自黃帝受命風后受
圖劃地而布九州其爲九州舊矣唐虞三代無不仍之
非有改易其肇十有二州者爲立十二牧張本也白虎
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
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
按旁立三人謂每方立三人也洪水既平而教養之政
日益繁多天下諸侯散處九州之內不可無統攝之者
於是東西南北四方各使大夫三人爲之牧每方三人
則十二人矣分九州之地爲十二使各有專治其實於
各州界域無所更移不過命之曰某州之牧而已以大
判言之仍曰九州以州牧言之則爲十二州二者固不
相妨禹登王位未必不循十二牧之制然海內之地則
仍九州而已是以爾雅及職方氏所載九州名各不同
正以天下止此九州而自舜以來冀州則有幽并之名

青州則有營州之名紀載之辭隨便言之二者同而異無庸屑屑分別也

宣三年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之牧九人而已蓋帝舜在位既久天下益治縣復多事禹承其後改每方三人爲每州一人不過裁汰三牧於天下疆域無所移易十二牧九牧總此九州也不然舜與禹何爲如此紛更哉

食哉

堯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姚方興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愚按民食固所重然此文上無所承以食哉二字發端若從姚義殊爲鶻突殆非然也竊謂食哉二字爲句惟時者惟是也屬下讀蓋咨十有二牧以下至盤夷率服皆史臣紀載語非舜語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八字一句食哉當是古語孫氏星衍古今文注疏正以食哉二字爲句以方言食勸也說之食之訓勸未知何義疑古人勸勉之辭蓋強飲強食之意也孫氏以說此經未知是否其讀則當從之惟時柔遠能邇信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史臣於舜格文祖之日綜括舜一生大略而言之若是舜自言則蠻夷率服語涉誇張非舜所宜出矣又下文舜曰咨

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可知自舜曰以前史臣不載舜語使食哉惟時至蠻夷率服皆舜之言則舜曰二字宜移於此不然至下文方出舜曰二字以別於堯此數語不成爲義語乎知此數語皆史臣之語則宜截食哉二字屬上惟時二字屬下方合紀事文法不當如今讀也

四載

皋陶謨子乘四載枚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駝按輶橐駝異文異義甚多段氏撰異詳矣可無說也然余竊有疑者載卽乘也如傳義則子乘四載亦可作子載四乘矣且不詳其名物而但曰四載何以示後世古文家說恐不如是史記夏本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橐駝山行乘輶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是史公雖有乘車乘船乘橐駝乘輶之文而不以爲卽尙書之四載其說四載則以爲載四時於乘輶之下有左準繩右規矩二句以開隔之則四載非車船橐駝四者明矣史記集解載四時句下引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是可得載四時之義漢書藝文志傳曰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暈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愚謂魏相之說必有所本蓋卽禹乘四載之古法乘震乘離乘兌乘坎卽所乘之四載也小爾雅廣詁載行也乘四載者乘四時之行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不以東方之卦治西方不以南方之卦治北方所謂順也不以春與兌治不以秋與震治亦所謂順也蓋自堯設羲和之官此理備矣鯀不得其道故彝倫攸斁禹得其道故彝倫攸敘區區以舟車輶輶爲言小矣史公於載四時之上有左準繩右規矩六字蓋亦相傳之古說規者乘震而司春者也矩者乘兌而司秋者也準繩者乘坤艮而司中央土者也言準繩不言權衡於四時之行不備史公屬文有詳有略也

丕應侯志

舉陶謨惟動丕應侯志枚傳曰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愚按枚義迂曲殆非也此志字當以民言不以帝言此侯字卽後我后之侯蓋民各有心不能自達於上而實環而待命於下惟動之得其道則能

大應天下後望之志故曰惟動丕應侯志猶云以對於天下也

冀州既載

禹貢冀州既載枚傳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釋文曰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愚舊作運經平議從今讀以既載二字屬下但馬鄭皆以既載二字屬上古讀如此未可輕改而馬鄭所說既載之義似皆未得枚傳則更有誤字當云堯所都也先施功賦役載於書今作先施貢非枚之舊矣至既載之義當別爲之說竊謂當時水患莫大於河禹治河至今稱神者不在乎積石以東而在乎大陸以北按史記河渠書曰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邲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禹治水之至計亦保衛帝都之勝算冀州在中而河自西之雍州至南之豫州又北行之東之兖州三面皆大河所環抱大河治而冀州安矣故冀州不言治河而發端曰既載載者卽所謂載之高地也又於其末云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正義曰冀州田賦之

下始言恒衡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夫古史之文先後詳略皆有義例豈苟焉而爲之哉其係之於末者正與發端既載相應皆爲治河紀也蓋所謂載之高地者其功正從大陸始故退大陸之文於田賦之下使與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相承接也河不經冀州故冀州無治河之文而治河實所以保衛冀州故始曰既載末曰大陸既作大陸既作卽是冀州既載說經者不達此義而既載之義不可解矣

又按以禹貢形勢言之北條之水河爲大南條之水江爲大冀州之域大河環之荊州之域大江環之是故冀州爲帝王之都而荊州自古強於天下所謂有王者後服無王者先叛亦其地勢然也春秋之世晉楚爲兩大國晉依河爲國楚依江爲國也戰國之世晉衰而秦繼之楚則仍稱大國形勢之說豈不信哉使禹不引河北行則地勢固北高南下河必直走徐揚矣安能環抱冀州而收既載之功哉

孟子曰禹之治水順水之性此亦不盡然可順者順之不可順者不順也河自大伾以下使順其性則直走徐揚而已東南卑下揚土塗泥隨其所之將不可制禹於是從大陸導之北行戰之高地北方土厚水深土性既

堅隄岸又峻河力雖猛不能不由地中行可使數百年中不憂河患然能載之高地者亦惟開濬使極深而已河但知就下而不知已載而之高此禹所以爲神也蓋營之河猶騶子也若更縱之無所不至矣必約束之使在嚴師畏友之側庶可就我範圍禹之治水猶是也余讀禹貢因表出之告萬世治河者

淮夷

禹貢淮夷墳珠暨魚故傳曰淮夷二水釋文曰淮夷即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是釋文所據偶孔傳作淮夷之水不言二水史記索隱曰按尙書云祖茲淮夷徐戎並與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愚按淮夷之名見於詩書其名甚著而馬獨以二水釋之夷之爲水不見於經傳宜後人之不從馬而從鄭也故傳不欲同鄭又不敢從馬乃渾其辭曰淮夷之水今作二水非故意矣然則馬氏以爲二水何歟水經沔水注曰夷水卽蠻水也又夷水注曰夷水卽佷山清江也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或卽以說此經之夷然夷水在蜀當屬渠益非徐州也竊謂夷卽泗也說文水部洧水也從水夷聲禮記檀弓篇垂涕洟釋文曰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釋陂驚沸酒湧茫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然則酒可通作洩矣酒可通作洩故夷亦可通作泗上云酒濱浮碧是事出於酒者也此云淮酒蟻珠暨魚則出於酒又出於淮者也上句作酒用正字此句作夷用假字古書往往如此說詳古書疑義舉例

又按馬氏不以淮夷爲夷名蓋亦有說禹貢所書如島夷皮服魯夷卉服蓋言水患平而得復其皮服卉服之舊故說是也鄭謂魯夷卉服是貢其服非也其他如嵎夷既略萊夷作牧和夷底績皆於貢賦無涉故此文淮夷蠙珠暨魚是惟水夷水所出而非貢自淮水之夷也聖人之於夷但使之各安其生而不責其貢此聖人以治夷也

錫貢

禹貢厥包橘柚錫貢枚傳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引鄭曰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愚按橘柚微物何必錫命乃貢枚義非也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而此與豫州之錫貢均作錫不作賜可知古文家舊說固不以錫貢之錫爲納錫之錫矣近人治尚書者孫氏江氏於揚州均用鄭注而於豫州仍用錫命之說何其說之不定也夫

同此錫貢二字同在禹貢一篇之內在古史必無異義在鄭注必無異說以鄭爲不可從則已耳安得從之於揚州而不從之於豫州哉然鄭於錫字得之矣於貢字似猶未得愚謂貢當作項項乃項之假字說文水部項丹砂所化爲水銀也從水項聲尚書以項爲項者古文以聲爲主猶哥作歌取作賈也今作貢者禹貢多貢字而項字止此兩見故誤改爲貢也錫項同類之物故皆以入貢淮南子地形篇曰黃埃五百歲生黃項黃項五百歲生黃金青曾八百歲生青項青項八百歲生青金赤丹七百歲生赤項赤項七百歲生赤金白磬九百歲生白項白項九百歲生白金元磬六百歲生元項元項六百歲生元金是項亦備五色其類至繁其用亦廣固工師之所需也

其發有逸口

盤庚上篇相時恤民猶胥顧于饒言其發有逸口枚傳曰言恤利小民尙相顧于箴詢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愚按如傳義則其字上必加恐字於文方明未免增字釋經矣其疑當作譽說文言部譽忌也從言其聲周書日上不譽于凶德今多方篇作爾尙不忌于凶德是譽忌聲義俱同可以通用廣雅釋詁忌恐也然則譽亦有